讀書雜志

荀子弟三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王制

中庸民

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念孫案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

王者之政也

念孫案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

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名聲日聞

名聲日聞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念孫案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卽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兇燀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兇燀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

此因白字譌作曰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曰下加聞字耳

小事殆乎遂　廢易遂亾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楊注曰弛廢也遂因循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劉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曰遂念孫案遂讀爲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義

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遂亦讀爲墜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隊竝與墜同墜之通作遂猶墜之通作隧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石經論語㒸俾未隧於地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竝以隧爲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卽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

凝止之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元刻之作也盧從元刻念孫案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劉云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

文職字致誤

偏

分均則不偏分扶問反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念孫案偏讀爲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古贍字正所謂不徧也徧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

兩者字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元刻未及爲政未及脩禮下皆無者字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

羣書治要及文選示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

下漏

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盝盪爾雅曰盝涸竭也方言曰盪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卽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卽是上富

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

懷交接

諸侯莫不懷交接句怨而不忘其敵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亦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念孫案壞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敢壞史記樂書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

知彊大者不務彊也

引之曰彊大當爲彊道彊道謂所以致彊之道卽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

則務彊而反弱卽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彊道者不務彊也下文云是知彊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彊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彊道者不務彊也兩彊字亦上下相應則彊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彊大大字蓋涉上文三彊大而誤楊云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彊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　慮敵之者削　慮率用

賞慶刑法執詐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楊注曰慮計也其計慮常用王命念孫案慮猶大氐也言知彊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氐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亾楊注以慮爲謀慮亦非 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爲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便備用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楊注曰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襄五年念孫案楊訓備用爲足用便足用之語不

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葡字從用從茍省茍音棘淮南脩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

則諸侯疏之矣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念孫案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彊者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彊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閒不當更有霸字葢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楊不知霸字之衍而讀天下無王為句霸主則常勝矣為句具見楊注則句法與前不合

眇天下

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楊注曰眇盡也盡天下

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念孫案諸書無訓眇爲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襃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

飾動

飾動以禮義念孫案飾讀爲飭古字通以飾爲飭言動作必以禮義自飭也楊分飾動爲二義失之

等宜　五儀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此五句又見王霸篇楊注曰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念孫案楊注失之迂宜讀為儀大雅文王篇宜鑒于殷大學引此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為儀法亦失之

析愿　抃急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云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抃當爲析急當爲愿亦失之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念孫案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富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政讀爲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爲句政事財萬物爲句皆失之劉云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相地而衰政

楊注曰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盧補校云案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

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念孫案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云理條理也未確

丹干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靑丹干焉楊注曰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尚書禹貢雝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念孫案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

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珠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玆華覲以爲實丹矸卽丹干也既言丹矸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

夫是之謂大神

楊注曰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云按釋詁神治也大神卽大治

始則終終則始

楊注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念孫案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亦且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楊注曰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云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盧云以義元刻無以字宋槧本同念孫案無以字者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亦以曰義對曰仁曰財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

乘白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讀乘爲周官四邱爲甸

之甸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劉云案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廝輿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引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爲卒與周官百人爲卒不同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淮南氾論篇曰隊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昭二十一年左傳不从伍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

者借字耳、史記五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古鍾鼎文多以白爲伯、乘乃車乘之乘、非四邱爲甸之甸、或謂白爲甸之譌、尤非、乘可言數、甸不可言數、乘甸之數、則尤不成語、

塞備

塞備天地之閒、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爲滿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管子霸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譌作滿、塞滿天地之閒、即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

審詩商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楊說審詩商云、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

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引之曰商讀為章章與商古字通柴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則曲為之說耳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

百柰

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爲素字之誤也百素卽百蔬富國篇曰葷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蓏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云百索上所索百物也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閑樹藝

念孫案閑與閑同爾雅曰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楊云閑之使疏密得宜失之

賓旅安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引之曰賓

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爲𧶠字之誤也說文𧶠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𧶠商行而𧶠遂廢此𧶠字若不誤爲賓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

制與在此亾乎人

念孫案與讀爲舉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亾不在也說見經義述聞穀梁傳僖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

我亾乎人同。

就能有與是鬬者與。

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

好取侵奪宋呂本如是。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宋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念孫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正與此同。

富國

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句）數也念孫案無宜而有用爲人爲一句數也爲一句爲讀曰于（爲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爲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爲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

生也

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念孫案生讀爲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楊注曰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云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耳注非

以無禮而用之

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盧云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念孫案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錢本世德堂本同）

糾譌

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念孫案糾收也譑讀爲撟音矯取
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
方言云撟捎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
之撟捎淮南要略覽取撟掇高注云撟取也卽上文之
好取侵奪也楊云糾察也譑發人罪也則於貪利外別
生支節矣

出入相揜

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念孫案爾雅曰弇同也方言
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弇奄掩揜並通出入
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揜爲覆蓋失之、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念孫案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卽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

出死斷亡而愉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楊注曰愉歡也念孫案愉讀爲偷偷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偷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偷生也楊所見本已脫

不字故誤以愉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亾而愉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亾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偷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偷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偷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佻偷也小雅鹿鳴傳作恌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亾釋文竝音偷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偷同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愉經傳中愉字或作偷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死斷亾而不愉若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偷矣

待之而後功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楊注曰、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念孫案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稾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

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

天下之事

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念孫案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楊曲爲之說非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

念孫案昭昭小也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乎

小哉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使而功宋呂錢冀本竝如是則天下大而富楊注大讀爲泰優泰也使而功撞鐘擊鼓而和楊注曰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元刻使而功作使有功盧從元刻劉云此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念孫案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彊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

頓萃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楊注曰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顇猶將無益也念孫案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褒洞簫賦桀跖鬻博儡以頓顇頓卒頓萃竝與頓顇同

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念孫案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忠與信調與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

速乎急疾　威乎刑罰

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未詳注非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念孫案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

勸屬

誅而不賞則勸屬之民不勸楊注曰屬謂著於事業屬之欲反屬或爲厲念孫案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勸勵勵卽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篇厲官威民說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本厲字並誤作屬楊曲爲之說非

取天下矣　保社稷也　危國家也

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念孫案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都邑露

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楊注曰露謂無城郭牆垣念孫案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

城郭露竝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作潞說見管子振罷露下

躁者

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楊注曰躁暴急之人也引之曰躁讀爲剿剿謂狡猾也方言曰剿獪也秦晉之閒曰獪楚謂之剿剿與躁古字通商子懇令篇曰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慤相反是躁爲狡猾之義非

暴急之義也

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

盧云元刻無攻取二字念孫案宋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己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卽功字之誤又衍一取字

以國持之　以國載之

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又下文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念孫案持載也載持也中庸曰辟如地

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

伉隆高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楊注曰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期當爲綦綦極也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念孫案楊說伉字之義非是伉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夏傳曰亢極也王肅曰窮高曰亢亢窮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杜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伉字異而義同桓九年穀梁傳伉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伉釋文竝云伉本又作亢論語陳亢說文作陳伉史記貨殖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漢書抗作亢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伉致期皆極

也伉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王霸篇同王制篇曰致隆高綦文理皆其證矣

境内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麰

將碎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麰楊注曰其境内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讀爲迕遇也麰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麰如以手撥麰也念孫案楊讀保固視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内之聚也保固爲句保安也言境内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

而衍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蹷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衆

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蹷也

忿之

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引之曰忿之當作爲忿爲于僞反上文云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涉上文誰能忿之而誤旣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之旣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

錙銖

割國之錙銖以賂之楊注曰八兩爲錙引之曰八兩爲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

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慎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錘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爲錙失之

彌煩　遠方致願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念孫案韓詩外傳煩作順於義爲長又下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義爲長

逢蒙視　君盧屋妾

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楊注曰逢蒙古之善射者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盧當爲廬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卑下之辭也盧云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念孫案淮南本

作籠蒙目目卽覷也今本衍視字辯見淮南脩務篇若盧何疑有訛字念孫案逢蒙視微視也賈子勸學篇有風逢視今本譌作逢蚤視風逢聲相近逢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云君盧屋妾君疑作若言訛要撓膕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廬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爲廬因呼爲廬兒

巧繁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楊說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云巧爲繁多拜請以畏事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爲敏說文繁字本作緐从糸每

聱而敖字亦從毒聲敖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辭天問繁鳥萃棘廣雅作鷔鳥曹憲音敖是其例也巧敏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詘要橈膕若盧屋妾卽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矣

荀子弟三

荀子第四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王霸

主

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見下及釋詞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

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所見本已有主字

綦

是綦定也楊注曰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劉云案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爲基又下文國一綦明楊注曰綦亦當爲基劉云案綦亦訓極極猶言標準念孫案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襲然

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念孫案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竝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爲相掩襲未確

奏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念孫案奏讀爲湊廣雅湊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獸釋文竝云奏本或作湊商子算地篇名利之所奏亦與湊同楊以奏爲節奏失之

然常欲人之有　啖啖然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又下文不好脩政其所以有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常欲人之有今本脫然字據上文補念孫案下文言啖啖然則上文然上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也說文欲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

之有楊云啖啖幷吞之貌則誤讀爲啖食之啖矣

北足以敗燕

盧云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錯之險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宋呂本如是宋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錯險則危與塗薉則繇詘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

道之

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念孫案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薉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爲導達失之

故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云云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荅詞下文兩設問荅之詞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又下文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

歲之固何也、念孫案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

改王改行也

楊注曰、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云、案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而譌、念孫案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

盧云、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逸引之爲是、

急逐樂

闇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宋呂本如是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盧從呂本念孫案逸周書謚法篇曰好樂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

一日而曲列之

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楊注曰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曰一日

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念孫案一日與貫日相對爲文則曰非目之謂也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今本日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謂作內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讀爲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爲辨鄭司農讀爲別諸子辨其等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辨竝作別樂記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磬以立辨樂書辨竝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則列爲別之謂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

一天下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舜禹是

其證、

人主者宋呂本如是、

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宋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

勢業

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念孫案勢者位也、說見儒效篇勢在本朝下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臧獲無權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

侈離

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楊注曰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念孫案楊分侈離爲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誃離也說文曰誃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僖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邵氏二雲云哆然離散之貌侈誃哆同

罼牢天下而制之

楊注誤解罼字盧云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牢皋俗作臯亦轉爲罼念孫案困學紀聞已辨之

無偏貴賤

人主胡不廣焉無䣕親疏無偏貴賤念孫案偏嘗爲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卽天論論或爲倫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䣕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竝云不䣕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念孫案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

遐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念孫案還至卽至也還起卽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之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頤步而覺跌千里者

夫

楊注曰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劉云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

而國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楊注上偏偏行上偏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念孫案尋繹文義並行下

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案此條未備說見補遺

其治法宋呂本如是

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宋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呂本作其治法卽涉上文治法而誤

序於有天下之勢

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念孫案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隸書厚序相似傳寫易譌說見

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彊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云郎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

所以同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楊注曰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云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言同用可見念孫案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

用挾　制度數量

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念孫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爲周字之誤也周挾即周浹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爲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爲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制度數

量盧云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案作制數度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

樞機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楊注曰人君當爲君人念孫案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

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

元刻無禮字念孫案無禮字者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

謹其所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

是過者也猶不及也

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

天下之人百姓

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念孫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

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彊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王霸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衆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

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衆百姓也師象傳曰師衆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柴誓曰人無譁鄭注曰人謂軍之士衆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劒相眄者漢書人作衆皆其證也

適

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念孫案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楊注云審慎其與人之道爲

共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詐故

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念孫案故亦詐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䁲智故曲巧僞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云故事變也則

分詐故爲二義失之矣

敬節

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盧云敬節元刻作貴節

引之曰敬當作敄敄與務古字通說文敄彊也爾雅務彊也敄與敬字相似而譌務節謂以節操爲務也曲禮曰士死制務節與死制

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

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佻其期日

百工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楊注曰佻與偷同緩也謂

不追促也盧補校云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曰窕肆

也古書𢓨字皆訓寬與不當作衍

然而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楊注曰然而當爲然後念孫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爲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念孫案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貨誤作資辯見王制篇

君道

嘖　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

斗斛斂槩者斂槩即準槩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盧本於而後下加鄙字云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又云嘖情也引繫辭傳及太元廣測為證念孫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云合符節別契劵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

是而後欺掞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云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嘖亦相反嘖者齊也說文嫧齊也嫧與嘖通又說文䶫齒相值也釋名曰嘖䶫也下齊倉賾然也又曰櫍賾也以木作之上平賾然也又曰柵賾也故使整賾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嘖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嘖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嘖為情皆失之朱

呂錢二本皆無鄙字

難聳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聳引之曰難讀詩不戁不竦之戁聳讀方言蛩烘戰栗也之蛩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難聳二字皆失之

變態

並遇變態而不窮宋本如是元刻改變態爲變應而盧本從之念孫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改變態爲變應而不知其謬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並猶普也徧也說見周易述聞並受其福下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

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爲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

不危

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盧云脩飾元刻作脩勑念飾與飭勑古皆通用孫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飭其身而不詭於義也淮南主術篇注詭違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

用天地

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念孫案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

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

廣云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盂也二句念孫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宋錢本有民者水也句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盂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盂也二句於義爲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並引作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

也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

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亾不可得也

元刻無上不字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亾即不危削滅亾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亾是其證

是狂生者也

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云

元刻作是閭難狂生者也宋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閭難狂生者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閭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閭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閭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閭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枉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

美國

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念孫案外傳作脩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

俗竝言之葢二者恒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

于是　莫欲之　獨猶將爲之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竆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念孫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

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
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
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
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

是其人者也

念孫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
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念孫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
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

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使其人載其事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賞克

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念孫案克當爲免字之誤也免與

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尙作免谷永傳閔免遁樂並以免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

不探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念孫案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曼與采字略相似故慢誤爲探

孽

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念孫案孽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痤汙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蘊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循乎道之人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念孫案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

不

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念孫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

速致遠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宋呂錢本並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間本有及字念孫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

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卽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

數十

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念孫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

不還秩

不還秩不反君念孫案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

孫執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厶、見下、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爲厶、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

荀子弟四